

# 新视界

本报焦点新闻部主编 | 第31期 | 2013年12月1日 星期日 责编:沈月明 王文佳 视觉:董春洁



## 寻找艾滋少年

### ——四川省宜宾市低龄艾滋病群体调查

本报记者 姜燕 文/图

四川宜宾“同心工作组”HIV(艾滋病毒)检测点,男孩“小蘑菇头”紧张地等待血液HIV检测结果。

他今年14岁,对艾滋病几乎一无所知。他不安地问记者:

“得了那个病,是不是很快就死了?”

过了一会,他又问:

“要是我得了那个病,生下来的孩子是不是也一定会得?”

他像一个溺水的孩子,突然抓住根树枝一样,毫无防备地信任了记者这个刚刚谋面的人。

我们说话的时候,他苍白瘦削的双手一直在胸前不停地交握,时而焦躁地捂住脸。纤细的手指留了很长的指甲。

“12·1”世界艾滋病日前夕,记者来到宜宾,寻找另外一个感染了HIV病毒的16岁少年。因为他的回避,我最终也没能见到他。但记者了解到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是——这个艾滋少年并不是孤独的存在,甚至不是“少数派”。在当地,十二三岁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开始有同性性行为的男孩并不罕见,而且“每年层出不穷”。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宜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各地实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干预时,均有同样显示。

#### “我会不会真得那个病了?”

“小蘑菇头”之前来查过两次。第一次是今年年初,他和“同心工作组”检测点的一个志愿者“处朋友”时来查了一次,结果是阴性。那次他本来也不担心,因为交往的人中没有感染者,大多数性行为也都戴了安全套。

第二次完全不同,他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今年6月,他和一个人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后来圈里有人告诉他,那人是个感染者。“我当时感觉天都要塌下来喽。”“小蘑菇



“小蘑菇头”的检测试纸上检测区(T)有一根淡淡的红线,不能排除HIV感染嫌疑

制图 董春洁

头”用四川话说。因为上次来这个民间男同性恋兼防艾公益机构“同心工作组”检测时,感觉比较亲切,空间私密性也好,他就又来到这里寻求帮助。

为他检测的工作组负责人曾永回忆,“等结果的时候,他紧张极了,手抖个不停”。

检测结果虽然是“阴”性,但由于未过窗口期(从艾滋病病毒进入人体到血液中产生足够量的、能用检测方法查出艾滋病病毒抗体之间的这段时期,称为窗口期),结果不作数,还得复检。工作组为“小蘑菇头”登记的复检日期是9月28日,但他一直没来。志愿者给他打电话,他说忘了。  
11月26日,“小蘑菇头”放学后,乘了一

个小时公交车,来到工作组复检。到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气温很低,他穿得很少,长袖T恤外裹着件薄棉袄,拉链没拉,双手不时扯着衣襟往一起拢着。

“小蘑菇头”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我会不会真得那个病了,这次我觉得我一定得那个病了。”

他的紧张在男同性恋者看来一点也不陌生,自从有第一次同性性行为开始,他们就始终处于这样的惊惧和担忧中。

#### 13岁有了第一次男男接触

他身份证上1999年的出生日期看上去

有点刺眼。第一次有同性性行为时,他刚过13岁生日一个多月,读初中二年级。

“我喜欢男生,怀疑自己是‘GAY’(男同性恋者),就上网查,发现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QQ群。”于是,“小蘑菇头”就加入了若干个同性交友QQ群。很快,他有了第一次。对方25岁,两人在那人工作的宿舍里发生了性行为。“小蘑菇头”回忆,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感染者,但肯定戴了安全套。

这段交往只维持了十几天便宣告结束,“小蘑菇头”说,那个男人不是他喜欢的类型。3个月后,他喜欢上一个容貌清秀的16岁男孩“紫轩”。他有着那个年龄特有的纯情,在男同性恋中,这种感情表现得似乎更为强烈。他清楚地记得认识紫轩的日期是2012年6月28日,还在胳膊上刺下了紫轩的名字。

“小蘑菇头”经常趁妈妈不在家时,带紫轩回家。他10岁的时候,父亲遇车祸去世,妈妈改嫁。母亲工作忙,每天晚上九点钟才回来,继父也对他不管不问。一个不完整的家,是不少小男同性恋者的共同特点。紫轩也是父亲早亡,与母亲相依为命,他的解释是:“没有安全感,想找个男人依靠。”

去年夏天,由于“小蘑菇头”的疏忽,妈妈在他的电脑里发现了一段忘记删掉的男同性恋性爱视频。

“我妈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是‘男同’,我妈愣了半天没说话,过了一会‘这个要死的你知道吗?’”“小蘑菇头”说,别说当时他对潜在的危险还懵懵懂懂,就是到了现在,他也从未上网查过到底什么是“艾滋病”。

“小蘑菇头”数了一下,近两年来,他和11个男性有过性行为,并不是每一次都戴安全套,一方面是他自己觉得戴套不舒服、不喜欢;另一方面,他说,发生性行为时,戴不戴套,也与喜不喜欢对方有关。

(下转 A15 版)